

杨继晖评论集

杨继晖 著

印象
IMPRESSION

中国文联出版社

印象

IMPRESSION

杨继晖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印象

杨继晖 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12

ISBN 7-5059-5379-7

I. 印…

II. 杨…

III. 评论-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5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211932号

书 名 印象

作 者 杨继晖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图文印刷厂

封面设计 戴可杰

装帧设计 沈素莲

开 本 850x1168毫米 1/32

印 张 4

版 次 200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379-7

定 价 28.00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郭伟/杨雄，这个人	001
侧	004
小 荒	009
远 方	012
屠龙者	014
打开空间	017
看，深蓝	019
十年摇摆	021
夜色正美	023
一路向西	027
感受平和	031
回忆一本书	033
玫瑰，玫瑰	035
梦幻的外套	037
牛梁河惊梦	039
漂移的孤独	041
她这一点头	043
心中的绿叶	046
严峻的考验	049
右手有什么	051
植物在生长	055
致万龙生书	058
如果你有时间	060
走近一个部落	062
彭燕郊诗歌印象	065
一滴水折断芦苇	068

目录 CONTENTS

- 070 目睹疾病中的火焰
- 072 他的内心有一片水
- 075 陀螺、老僧及电影
- 077 夜行人如最轻的风
- 079 闲谈《人间词话》
- 082 何必“重走唐僧路”
- 083 模拟30分钟的旅行
- 086 从烟篆我读出他的心愿
- 089 水泥方台所构筑的魔方
- 092 需要多少个假设，才能填满一个七月
- 094 沈河：回答杨雄诗歌写作的几个问题
- 101 致朱英诞长女朱纹女士的一封信
- 102 后 记

◎代序

杨雄，这个人

郭 伟（湖南）

跟杨雄认识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

跟杨雄相交是一件很必然的事情。

偶然与必然之间，诗与诗评是一种神奇的溶液。是我写的一个诗论（《后形而上学时代的诗学建》）贴在《诗评人》选稿论坛，之前我的这个帖在各诗歌论坛贴过，只是反响不大，却想不到在《诗评人》选稿论坛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并且发表在《诗评人》创刊号。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杨雄如此，我又何求呢？

杨雄是70年代出生的，整整大我十岁，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与他的沟通，相反，我们在诗歌创作、诗歌评论上有许多共同点。随着网络交流的深入，我很想见见这个台州汉子。可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只好望“网”兴叹！机会的来临是在今年的春节过后，那时，我在广东东莞打工，由于受不了工厂的压抑生活，我辞了工，整日整日地在东莞塘厦一家小旅馆耗损青春，我不知道辞工之后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何处。是杨雄将我从苦恼的精神处境中拉了出来，那是四月的一天，他对我说，“小郭，你来台州吧”。当时，我想都没有想就踏上了去浙江的列车。我太想把郁积了一个春天的心事向他诉说，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深知我在工厂中的苦于无法倾倒的忧郁症。

于一个冷雨的深夜我到达浙江宁波，我的写诗的兄弟戴可杰热忱地接待了我。他得知我的失业的处境之后深深地为我担忧，并四处为我打听招聘的事情。这让我很是感动。

在宁波寄住几日后，我告别可杰，坐上了去台州的大巴。

车到台州已是晚上8点多了。按照杨雄给我的地址，在台州椒江刻龙饭店的一个包厢里我见到了他，此外，还有诗人李明亮、鄢云峰。杨雄很是热忱，他替我取下行礼，招呼我坐下，介绍在坐的诗友。一一握手问好之后，杨哥给我装了一大碗海参，说是喝了暖身。其实，那时，不管天气再冷、我身上的衣服怎么单薄，我也不会感觉到有半点的寒气，因为，他们之于我来说是一轮太阳，火热得很！我们整瓶整瓶地喝酒，聊人与诗歌之间的种种际遇，聊王

小波与李银河的爱情故事，聊当下诗坛的奇闻趣事，聊《诗评人》出刊之不易等等，到了最后，我们举起酒瓶为李银河干杯！很奇怪，第一次与他们相见，竟有如此的心灵无间，我都感到不可思议。

接下来的几天，吃住全在杨雄家。而杨雄要上班要照顾小孩，他为了招待我，特地请了几天的假，这让我特别过意不去。一天，我跟杨雄说起我的苦闷，一种关乎理想的事情，一个关乎诗意地栖居在现实世界为何不能成其可能的命题。杨雄宽慰我，他说诗是诗的世界，与现实世界不是一个世界，诗可以当作一种向往，但是不能作为人生的全部内容。我心情开阔许多，慢慢纠正以往对诗歌与生活的认识。

杨雄很为我的工作着想。他通过关系，亲自开车带我去缝纫机厂、医疗器械厂面试。缝纫机厂在台州郊区，路不算很远，但路况不好，车在回来的路上出了毛病，杨雄趴在车上搞了半天，累得满头大汗。我除了过意不去还能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医疗器械厂在黄岩，开车过去大约要一个小时，杨雄不辞辛苦硬是亲自开车把我送到那儿。管人事的是他的一个要好的朋友（女孩子），所以，工作的事也基本没有问题，只是工厂对新员工不提供住房，得自己找。找就找吧，只要有事做。可是，找遍工厂附近的房屋中介、寻遍工厂附近有可能有房出租的巷子，结果硬是无房出租。杨雄拖着略显肥胖的身体跟他的朋友身边，我跟在杨雄的身后，像三只在烈日下爬行蚂蚁。一路路下来，我感觉很热很累，我想杨雄也热也累，我想他的朋友也热也累，只是他们不说出来而已。相反，他们却对我说没找到房子对不住我。我不知如何说了。我很清楚找不找到工作、房子还是小事情，之于杨雄来说更为重要的事情是他得托人情找关系。关系不好找。你去找别人办事总得陪上笑脸，必要的时候还得弯弯腰杆。就算找的那人是朋友，是好朋友，你去找她办事，还是得欠人家的人情。也许，对另一些人来说做这事不难，可能他们还乐意做这一方面的事，且尽可以是这方面的“专家”，可是对于杨雄来说，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对于一个向往自由精神的诗人来说，办这些事情的难处是可以想像的。然而，杨雄为了我做到了。杨雄硬着头皮做到了。杨雄为一个写诗的青年小伙子硬着头皮做到了。

工作的事情一时无法安排下来，我也不好意思在杨雄那呆得太久，毕竟他得工作，得照顾小孩和父母。正好那些时日，家里打电

话过来让我回老家。我有了个台阶下，决意先回去，读读书、写写东西也好。临行的那天，杨雄从同事那儿借了三百元为我买了一张回衡阳的长途汽车（卧铺）票。临行的前二天（或者是前三天），杨雄让台州诗人曹伶文在路桥金清设宴为我送行，席上，还有当地诗人藏马、荒原、王楚云和安徽诗人李明亮等。素有“酒徒”之称的杨雄在那一晚更加像个酒徒了。在回来的路上，杨雄将车停靠在高速公路旁边。车门尚未打开，李明亮，杨雄，我，先后呕吐起来，像三个在冰冷的夜色中起伏的动词。

转眼间，几个月已逝去。现在，我又从衡阳出来了，停在深坂坂田的站口。这一次能顺利到达目的地也是在杨雄的帮助才得以成行的。我时常听诗人朋友说，这么些年来，杨雄的住所就像是一个中转站，有许多写诗的朋友在他的住所停留过。我想其中必定有一些人与我的经历相类似吧。

我不知道怎么感谢杨雄。我唯一能做的是在他的新书问

世之前写下这么一篇小小文章。在这里，正如读者所读到的，我没谈论他的诗歌，更没谈论他的诗评，单单谈论一些我与他相关的事情。

我想这些足够了。

侧

07金秋，赴江苏常熟参加由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常熟理工学院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联合主办的“全国新诗格律与格律体新诗理论研讨会”，虽因急事中途离会，但也对与会人员有了一个初始印象。现就按第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顺序素描几张：

1、周仲器

这位志愿做一名新格律体诗历史发展的记录员，很瘦。穿一件夹克衫，里面是红色毛线背心，话不多，铿锵有力，他认为要想规范节奏、韵律、体式，起码需要上百年时间。

此次会议，周仲器与其夫人就住在我的对面。21日早上，我正跟同房间的程文在说些什么，他走了进来，双手捧着一本已签名的书，上身略微前倾，我不由也庄重地接了过来。会议期间，我看他赠书给丁晓原时，也是保持这样一种姿态。

2、沈用大

接过沈用大的名片，赫然印着这样一行：一名诗学爱好者。我不禁笑着说：这么谦虚啊？沈说：是的，我就是一名初学的爱好者。沈用大在其提交的论文中提出：规范术语、建立典型诗行、确定主导范式。不管这些目标能否实现、什么时候实现，但明确的概念终将起到指引作用。

快一个月后，收到沈兄来信及著作一本，信中提到会议结束后，去上海潘颂德处住了几天。

3、程文

我是20日下午快七点的时候感到报名地点的，登记后间接待的计老师：参加会议的全部来齐了？她说：还有一个从哈尔滨来的，跟你

同住。我拿过名册一看，那人就是程文，《诗评人》曾用过他的一篇文章。等我从房间下来，他也到了。

程文身材高大，戴顶帽子，刚下火车。当天晚上原本吃过晚饭就想跟他唠唠的，后来看会议准备资料实在太多，两人就坐在床上认真地翻阅起来。2个小时以后开始交流，不觉就从一些基本格律概念谈到他的完全限步说，谈到他的几本书，谈到他的儿女、外孙。老程文说着说着就动情了，从他的作品中翻出一些诗句，跟我轮流朗读。

4、万龙生

参加本次会议就是应这个老酒徒之邀，8月杭州错过见面后，这次不想再错过。我和程文来到餐厅时，两桌人已经吃上了。我问：谁是万龙生？过来一个举着酒杯、笑弥勒一样的问：“你是？”“杨继晖。”接着就是爽朗的笑声：“哈哈，来了！好，我一个个给你介绍！”跟我原先的印象一样，他就是这样直爽的人。

万龙生在第一次研讨会上先是介绍了会议筹备经过，接着在发言时强调了格律规范。

上午的会议结束已经12:30了，来到餐厅后，我说了一句：中午来点啤酒啊！话音刚落，身边就多了一个人：另外一张桌子的万龙生把自己的餐具搬过来了！接着，我们和鲁德俊、潘颂德、沈用大、周仲器、程文几位就开始喝上。

5、鲁德俊

西服领带，戴付眼镜，脸色红润，喝酒吃菜都是不紧不慢。这样一位有风度的，居然是参加本次会议中岁数最长的一位，据其本人说：我女儿都退休了！

鲁德俊与许霆合著了几本关于新格律诗的书，他在发言中强调了离开闻一多这条主线，关注徐志摩的见解。

6、王端诚

见到他之前我已经收到他的诗集《秋琴集》，感觉他比照片上更精神。王写了半辈子旧体诗词了，他就从旧体诗词的现状出发，试图

为格律新诗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我们在当天下午会后等电梯的时候作了几句简单的交流，意见竟出奇的一致。

这次跟王只喝了一杯，本来他坐在另外一张桌子的，我喊他：王端诚，你们4个41年的该干一下！他就端着酒杯过来，和潘颂德、万龙生、程文排了一下月份的大小（似乎是潘最大，王第二，程第三，万第四）后一饮而尽。

7、黄 淮

黄淮也是高个子，穿暗红色休闲装，眼镜。这两天陆续知道一些他的情况：他是公木的弟子、第三次新格律诗浪潮的领军人物、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会长。

黄淮在会上就自己的创作经历展开，重点谈了九言建行等具体问题，并希望给新格律诗的发展确立一个主导思想。

21日早上，黄淮在一张白纸上认真地写上详细地址和手机号码，校对一遍后再连同他的一本诗选集交到我手里。

8、潘颂德

以前在信中收到过他的照片，所以一眼就几乎确认这人就是潘颂德。等万龙生介绍到他时，我加了一句：诗评人！潘作恍然状，用力地握手说道：没想到，没想到在这碰到了哈！随后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对刊物发展、对他的几封来信等作了简单的交流。

潘颂德在会上发言认为，应该比较系统地来总结成果，达成共识，完成宣言，同时以新格律体理论引导自由体诗向格律化引靠。

午餐时，潘跟我逗了一句：你们看，这小子笑得多憨厚啊！引来沈用大的一句：小伙一笑百媚生哈！我差点晕倒，赶紧一一敬酒。

9、许 霆

本次会议能在常熟成功举办，许霆起到关键作用，他是该学院的领导。如前所说，他和鲁德俊等人合著了多本书，作品丰富，理论体系健全。

许霆在会上就形式、节奏、建行等具体事项进行发言，条理清晰，底气十足。

在下午的研讨中，我曾经冒昧地打断他的发言，他却微笑着说：不好意思，我刚才打断了你的发言。

几天后收到许霆的一封邮件，语气还是那么礼貌、热诚。

10、孙则鸣

会议安排孙则鸣就坐在我的左边（我的右边上午是潘颂德，下午是程文）。

上午会议前我们就论文集里毛翰的一些观点作了交流，他很坚定地提出不同看法。果然，会上轮到他发言时，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下午的会上，依旧听得到他激昂的声音。

11、骆寒超

跟骆寒超的见面情况，与潘颂德极象，都觉得在这里能够碰到很意外，也很开心。

骆寒超一身灰色西服，领带，眼镜，微笑。我们在会后去宾馆或餐厅的途中抓紧交谈，说起去年我写给他的一封信，说起他的一个学生，也说起《诗评人》里的一篇文章。

这次研讨有两个人没有准备论文，一个是骆寒超，一个是我。他是出于严谨，而我，则是自知浅薄。

骆寒超用他那标准的地方普通话就20世纪新诗进行了近一小时的总论，结合自身创作经历，对一些事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21日晚上，骆寒超赶回金华，我赶回台州。参加本次会议的两个浙江人，都因事中途离会。

12、蒋登科

蒋登科大概40岁左右，身高，便装，眼镜，斯文中显得稳重。第一场研讨会就是由他主持的（第二场由黄淮主持），他在随后的发言中阐述了论文中的主要观点，讲了现代诗为什么要谈格律的问题。

蒋登科一度认为我是甘肃的，因为高平、高凯、马步升几个我们刊物的顾问跟他在兰州刚见过面，我便在会上简单介绍了编辑部人员的组成情况。

知道蒋登科，先是因为上期《诗评人》收了一篇他和熊辉评论周承强军旅诗的文章，其后知道他是吕进的学生，接着我与他的师弟宁波的钱志富通过几次电话，这次会议时才知道他现在是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和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

蜻蜓点水，吉光片羽，除了上述几位老师，本次会议还见到上海《文学报》的朱小如等，在这，就不一一描述了。

小 荒

1、

“小荒”是个什么词义？犹如求询“风”，是一个什么词。

风在静止时，应该是枝、叶和无形的空气，一个平和的名词。它内在的张力，会让你感到沉闷，压抑。

有了那么一点风，也就是说，枝和叶轻轻地晃动，像一个女人的手抚摸，那种感觉很难形容。你只有说：风。这时，风就是最贴切的形容词。

风再大点，那么，不止是枝和叶在动，整棵树，甚至整座森林，都在动。作为动词的风，它的力量足以摧毁一切。

2、

小荒，真名张翔，1979年2月生于浙江衢州，在外游荡多年。后在玉环伤水的大力资助下来到台州，曾辗转玉环、椒江两地，现在玉环安家。

3、

小荒自诩为“杀手”，在巷口杀死生命的全部意义：我潜伏在一条巷口，一个人出现，我杀死了他的童年/我潜伏在另一条巷口，那个人再次出现，我杀死了他的青年/现在我潜伏在第三条巷口，等那个人，我希望他别再出现。

4、

小荒是个不羁的青年，文字跳跃里略显荒诞，曾被归入“荒诞主义”流派。我在《走进一个部落台州70后诗人综述》里说过两句：

(1) 小荒则披身荒诞的外衣，琢磨着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小荒偶尔清醒，亲情与悲凉让人不忍再想。

有诗为证——

三平方米的小屋/出现一道一米多长的裂缝/这很危险/我对父亲说：该修了/“等倒了再说吧”/父亲的话像那堵破墙一样硬/我盼着它倒/却又不倒/地面哪怕是一点微小的晃动/都足以引起我的心脏大

地震/我只有对那堵破墙说/你倒吧/你不倒就换我倒了我倒了（《总有一个倒下的》）

5、

当初认识小荒，还是因为李明亮跟他在网上无意间遇见，然后明亮兴匆匆地把他的电话转给我。电话里的声音很成熟，语调不急不慢。随后在一次聚会上，引他跟其他几个酒友见面。人不高，很文秀，戴着眼镜，话不多，也不少。

后来小荒引荐温岭藏马、玉环火枪手，天界引荐路桥六月雪，我引荐临海戴可杰，加上原先的老人路桥的离骚之痛、椒江的荒原，以及刚才提到的安徽籍打工诗人李明亮，一群性情中人无意中组成了诗酒小群——台州十友。

6、

小荒的作品很少，起码在博客上能找到的不多，且多数是2002年左右的旧作，估计那时他还在《诗歌月刊》玩，连带着玩到了写作高峰。

2002年我还只知道在网上聊天室里混，写诗想也没想过。等我2004年突发神经开始学诗，他已基本不动笔了。

7、

按年龄顺序，小荒在我们10个中排行第9（最小的是戴可杰），而“诗”的履历却是最丰厚的。这几年诗坛里什么样的鸟人、毛人、鬼人、菜人，他一般都认识。

8、

小荒喝酒属于间歇性的。

我们有时一晚上连喝三场：

第一场在酒店包厢。5瓶底，他要么先来点牛奶刷一下胃壁，要么不生不响地闷着头慢慢喝，别人催一句他喝半瓶地耗着，似乎跟酒有仇。

第二场在K歌包厢。他时而发呆，时而乱喝几口，基本定性为“非活跃分子”。

第三场一般在码头排挡。时间差不多都在凌晨了，他开始兴奋。走动，不断地走动，摸摸你的脑袋，拍拍他的肩膀，吆喝着：

来啊，喝啊！这时的他最牛。

9、

小荒觉得命运就是积木。

他甚至可以在诗歌里虚构一个陌生的女人，将他的肋骨，积木般，一根根垒起。女人的笑，像不谙世事的幼儿，像某种预示：有关这座脆弱的建筑，它的内心空洞。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动摇，坍塌，然后是一堆废墟。像散落的积木，他把肋骨归还大地。

10、

小荒在期待升级为爸爸了，预计几个月后，将有小小荒出生的消息。经济压力开始显现。

小荒，还是那个小荒吗？

远 方

草叶与草叶之间，表面独立；在看不见的地方，永远纠缠在一起。向天笑的这两行诗，可以看作其情诗的缩影：浓烈的思念，翻越在远方的山冈草原之间。这股思念，自然不是单向的，他们会在某个地点碰撞、交汇。

无法相见的日子，她的影子是带着露珠的青草，长满他的思念，以至他常在半夜醒来。呵，听到她轻微的喘息了吗？思念结伴而行，到达他的老家，一个很小的村庄，父亲在寒风中站成了一盏灯。她依着他，不再前行了，路到了家就到了尽头。

向天笑总是把月亮比作情人的脸蛋，然后爱意升起。我好奇地寻找着，阴雨夜他是拿什么来比拟的？很少。没有月色，他的思念更为直接，以营造一个梦境的方式，将她直接拥入怀里。我喜欢这样直接的方式，一个男子若总是沉沦在委婉的叙说中，那是很不爽心的。爱就爱吧，性就性吧，在温暖的梦里，温柔的嘴唇像花朵一样，缓缓绽放，他听见开花的声音，我仿佛也是。

希拉穆仁草原上，刚才歌舞的男女都已离去，留下一堆篝火，几点微弱的星光，几片飘扬的旗幡，偌大的草原只有他一个人漫无目的的行走。我一直不忍看到一个男子把自己置身在广漠里的孤独，他就这样随意地处理了自己。肉身也在行走，灵魂也在行走，但肉身只能是行走，灵魂却可以飞翔。这是抵达远方的两种方式。

意料之外，我看到即使是灵魂的飞翔，偶尔也会受伤。枪声响起，受伤的是飞翔，另有一只鸟，迟迟不肯飞走，为另外一只早已逃离的鸟……比翼齐飞成为了一种梦想，在风雨中，江河在空中飞翔，飞鸟在地上爬动，还是朝着远方。我只是读者，不会以什么的立场去剖析这场情感是否关系到家庭道德范畴，从而衍生出这次受伤背后的无奈和泪水。尘世间所有男子女子真挚的爱，都值得我感动和欣慰。看看吧，天笑是如何表述他的牵挂的：如果月光能留步，时光就可倒流；当指头会说话的时候，我们无需片言只语了。就在今夜，我听见隐隐的羌笛，穿透成排的杨柳，抵达你的床前。此时，窗外的风像从雪山吹来，吹不散满屋的孤独。

也许是在一连串的经历之后，也许是我误打误撞地出的结论，天笑最终坚决地选择了以行走的方式抵达远方，尽管那比飞翔要缓慢